



古代词选经典读本

（明）陈耀文辑

姚学贤 审订

河北大学出版社



梓葉通經
吳升羅
昌叔
尺
觀

古代词选经典读本

花草粹编

(明) 陈耀文 辑
龙建国 杨有山 点校
姚学贤 审订

河北大学出版社

花间集 尊前集

绝妙好词笺（附续钞）

明刊草堂诗余二种

花草粹编

词林万选 词选（附续词选）

词洁

责任编辑：韩 宁 何 屹
封面设计：于 越 郝 旭

前言

这里为喜欢读词的朋友选刊了几种在古代比较有影响，今天又比较稀见的词选读本。其中有明万历间刊刻的汤显祖评本《花间集》，明洪武本《草堂诗余》、嘉靖本《精选名贤词话草堂诗余》，这两个本子虽皆为《草堂诗余》，一是翻刻宋代何士信原书之本，一是据何士信原书改编之本。再有为杨慎之《词林万选》，清人查士标、厉鹗据宋人周密《绝妙好词》所作《绝妙好词笺》，清人张惠言之《词选》（附《续词选》）、先著之《词洁》。另外，又将明人陈耀文所编《花草粹编》一种附入。

以上词选读本既大体反映了唐宋以来词之流传情况，也大体反映了明清两代人对词之价值观念。例如明代万历间无瑕道人为汤显祖评《花间集》所作跋曰：“余自幼读经，读史，至仁人、孝子有被谗谤者，为之扼腕，辄欲手刃之而后称快焉。乃戊申梁谿肆毒，爰及于余。余于是废举业，忘寝食，不复欲居人间世矣。缙绅同袍力解之弗得，忽一友出袖中二小书授余曰：‘旦暮玩阅之，吟咏之，牢骚不平之气，庶几稍什一二。’余视之，则杨升庵、汤海若两先生所批选《草堂诗余》、《花间集》也。于是散发披襟，遍历吴、楚、闽、粤间，登山涉水，临风对月，靡不以此二书相校讎。始知宇宙之精英，人情之机巧，包括殆尽；而可兴、可观、可

群、可怨，宁独在风雅乎！”可见，明人于词强调的是性情的宣泄、愉悦，个人的娱乐作用，尚未与诗文，即“文章”之言志载道等同。而清人张惠言之《词选》，先著之《词洁》则是将词与社稷之忧、身世之感联系起来，强调了词的社会教化作用，并渐尊词体，并列于“文章”，即诗文之雅正。然而这些词选读本无论是明人对词的“花草情结”，还是清人的风雅之旨，却都是视词以“要眇宜修”之体，“清切婉丽”为宗，挈领声情并美之要。且又学术性与趣味性兼容，读之非如今之端坐面对官方之教材，学院之讲义，则开卷轻松而有益焉。

选入这套古代词选读本丛书的虽皆以有批评笺注之本为准，唯《花草粹编》一种，其书自明清以来即为难得之书，虽无评注，亦酌为附入。此套丛书所选读本皆择善本为底本，校以传世诸本。然限于普及读物之体例，其文字内容校勘，一般不专附校记，重要之处则在笺注、评语之中注明“附校”“附按”。而《花草粹编》则因原无评笺，故附校记于作品之后，为例外。又因此丛书之为普及读物性质，所有选本皆一律横排，简体字，加标点。原书中之古字、异体字亦皆一律改为规范简体。又，汤显祖评本《花间集》因篇幅过小，又将《彊村丛书》本《尊前集》附其后，并酌加古人评笺数条，以凑此套丛书之体例。

限于编者水平，所选读本难免片面，文字校订也或有失误，并祈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04.10

《花草粹编》校订序

《花草粹编》是明代大学者陈耀文所辑的一部著名词选。陈耀文，字晦伯，号笔山，河南确山人。《四库提要·天中记》以为，“有明一代，称博洽者推杨慎，后起与之争者则唯耀文”。《明史》虽多处提及其名，惜乎未能为他立传。其生平事迹散见于一些方志、稗史之中，谨据摭于此。

王世贞在《与陈户部晦伯》一书中可推知陈耀文与王为同时代的人。王生于嘉靖五年(1526)，陈也大致生于此吋。

陈耀文于舞象之年便以聪颖善文著称于乡里，被人号为“神童”。十二岁补邑庠生，入县学。嘉靖二十九年(1550)登进士第，授中书舍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升工科右，次年升工科左。因慷慨即事，数上危言，得罪权贵严嵩，谪迁魏县丞。后移淮安推官，宁波、苏州同知，迁南京户部郎中，淮安兵备副使。淮安多盗，且与当地豪强结党为虐，残害百姓，陈耀文严惩不贷，“悉擒治之”。淮安人民为他立德政碑，以彰其除暴安良的政绩。不久，便升为陕西行太仆寺卿。此时的陈耀文对奔波劳顿的宦海生涯产生了厌倦之情，更不乐于西北边地的风物，于是辞官告归。回确山老家后，他闭门谢客，不问世事，埋头治学，及老不怠。万历三十五年(1607)卒于家中，享年八十岁左右。

据《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九十三记载：陈耀文生而颖异，早年日记数千言，目视数行俱下。及长，博极群书，自经史外，若《丘》《索》、《竹书》、《山海经》、《元命苞》、《穆天子传》等类，以及星历、术数、稗官、齐谐无不赅览。晚年，日以著述为事，成书甚多。其

治学精勤严谨,尤善考证。编著有《天中记》六十卷、《花草粹编》十二卷、《学圃萱苏》六卷、《正杨》四卷、《经典稽疑》二卷、《学林就正》一卷。

《花草粹编》十二卷,辑词凡三千二百八十余首。大部分为唐宋词,故以“花”(《花间集》)代唐词,以“草”(《草堂诗余》)代宋词,也选有少量的元词。从该书自序中可知,编此书的动机是“以一备一代之典章”,为当时词人提供倚声填词的范本。基于这一动机,陈耀文在淮安为官时,常向“藏书甚富”的吴承恩、吴岫“假阅”大量的有关书籍,“随手位序之,久之遂成六卷,移疾归来,游息竹素,综缀正业之余,因复益以诸人之本集,各家之选本,记录之所附载,翰墨之所遗留为卷一十有二。”从淮安始编,到《花草粹编》付梓,整个成书过程“殆逾二纪”(二十四年),于中可见陈耀文锲而不舍、严肃认真的治学精神。该书在体例上与《类编草堂诗余》相同,“以世次为后先,以短长为大小”,按词调,先小令,次中调,后长调。同一词调的作品又以词人的先后顺序排列。该书的选词标准有两条,一是备佚:“上溯开天,下迄宋末,曲调不载于旧刻者”。二是“丽则兼收,不无有乖于大雅”。陈耀文是一位精于考证,富有学术个性的学者,他不迂腐、不拘门户之见,表现出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正因如此,此书才得以一种独特的学术风貌问世,并取得了功被千秋的业绩。首先,该书所选绝大多数是唐宋词中的珍品,所有的名篇几乎全部入选。其次,有些入选的作品,已不见于后代较流行的词集,如欧阳修的《浣溪沙》“楼上灯深欲闭门”等,确有备佚之功。再次,该书摭摭甚富,搜集了大量有关作品本事、词话的资料,具有一定的“纪事性”。第四,每调有原题者,必录原题。所选稍僻者,皆注明出处。有些词虽不佳美,而确属孤调,皆入选,并注明“备题”,如《缕缕金》等。由于此书网罗宏富,卷帙浩繁,为历代词学研究所取资。清代所编的《历代诗余》,即以此书为蓝本,唐圭璋先生所编的《全宋词》也多取材于此书。正如《四库提要·花草粹编》所

说,该书“虽纠正赅详不及万树之《词律》,选择之精不及朱彝尊之《词综》,而裒辑之功实居二家之前。创始难工,亦不容以后来掩矣”。

毋庸讳言,该书也有不足之处。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词人署名杂乱,如“秦观”,时署“秦观”、时署“少游”、时署“淮海”。有些较为陌生的作家,则不独署其名,又署其字号,如“王之道”署“相山”,“王灼”署“颐堂”等。这虽体现了陈耀文客观实录的严谨学风,但毕竟署名不统一,给读者带来阅读上的不便。

现传《花草粹编》的主要版本有四:明万历十一年刻本、《四库全书》本、清咸丰七年金绳武的评花仙馆本和1933年南京国学图书馆陶风楼影印明万历十一年本。明万历十一年本有陈耀文自序,当是该书最早的刊本,编印亦颇不苟。《四库全书》所收录的礼部尚书曹秀先家藏本,竟然有元延祐四年陈良弼序,“而其文则仍耀文之语。盖坊贾得其旧版,别刊一序弁其首,以伪为元版耳”(《四库全书总目》),实出万历十一年刻本之后。加之馆臣收录时的讳改,远不如明万历十一年本保留了该书的原貌。清咸丰七年钱塘金绳武据王吉甫所藏抄本,用木活字刊印百部,称“评花仙馆校本”。金绳武“以原书体例未善,颇多订正”。如原书署作者姓名,或署名,或署字,或署号,颇为杂乱,评花仙馆校本“咸改署名”,体例一致。然刊印“时有舛误”,并有因避讳擅改之处。就文字的校勘而言,自以明万历十一年本为胜。惜乎现存明万历十一年刊本多有脱页(南京图书馆所存张月霄藏本脱十二页,北京图书馆藏本脱九页,该版本解放前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拍成胶片,经查,该胶片一仍北图现存版本旧貌),1933年南京国学图书馆陶风楼以张月霄所藏本为底本,所脱页由评花仙馆校正补足,影印成巾箱本,称“陶风楼本”。陶风楼本既保存了该书的原貌,又是足本。所以,我们这次点校即以陶风楼本为底本,以北京图书馆所藏明万历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和评花仙馆校本对校。同时又采纳了评花仙馆校本“咸改署名”的长处,

以求便于阅读和体例统一。

我们在进行内校的同时,又选了一些校勘精良的词集、词丛刻、词别集和词选进行外校,以订正书中的错误。为了给读者提供一个保持原貌而又完整的本子,我们在校勘时对底本缺题、缺字、缺句者,用别本补足,并出校记;底本与他本文字不同者,皆出校记;底本误而他本是者,酌依他本,并在校记中说明。底本作品只标出处,未标姓名者,今一律标为“无名氏”,将作品出处附于作品之后。为了方便读者,我们的点校本收录了《花草粹编》多种版本的序跋附于书后。

在校点过程中,得到了刘崇德、谢桃坊和王兆鹏先生的指教,也得到了河北大学出版社韩宁、何屹编辑的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花草粹编》叙

陈耀文

夫填词者，古乐府流也。自昔选次者众矣，唐则有《花间集》，宋则《草堂诗餘》。诗盛于唐而衰于晚叶。至夫词调独妙绝无伦，然世之《草堂》盛行，而《花间》不显，故知宣情易感，含思难谐者矣。余自牵拙多暇，尝欲铨粹二集，以备一代典章。顾以纪辑《天中》，因循有未果者。嗣以飘泊东南，纳交素友淮阴吴生承恩、姑苏吴生岫，皆耽乐艺文，藏书甚富。余每得之假阅，辄随笔位序之。久之遂成六卷。移疾归来，游息竹素，综缀正业之余，因复益以诸人之本集，各家之选本，记录之所附载，翰墨之所遗留。上溯开、天，下迄宋末，曲调不载于旧刻者，元词间亦与焉。其义例以世次为后先，以短长为小大，为卷一十有二，计词三千二百八十餘首。丽则兼收，不无有乖于大雅，文房取玩，略窥前辈之典型。邑侯太初谓，《天中》百卷未便刻成，此帙无多，宜先付梓。余重违其意，渔猎剪耘，殆逾二纪。敝帚亦不忍遂弃者。所愧顾曲远谢于周郎，酸咸或爽于众口。貽之词垣，庶期寄于取材云。是刻也，繇《花间》《草堂》而起，故以《花草》命编。时万历癸未冬日之吉。



《花草粹编》叙

李 蓑

常见古之执一艺，效一术者，其创始之人殚其聪明智虑，而艺术所就，精美莫逾，遂称作者之圣。次有相观起者，亦殚聪明智虑，淫巧变态日新日盛，若鬼工神手，不可摹拟，于是称述者之明，而其道大行于世。及久而传习者众，则人狙于恒所见闻，若以为易辨，了不复颦颦措意，率以烂恶相尚，而其法浸衰。又久则法遂蔑，不可追矣。此不独为艺术者有然，而至为文、为字、为词赋、为诗与曲靡不尔尔。兹岂非风会之流，而忘于复古者之一大概耶？盖自诗变而为诗余，又曰雅调，又曰填词。又变而为金元之北曲矣。当其变词也，彼唐末宋初诸公，竭其聪明智巧，抵于精美。所谓曹刘降格，为之未必能胜者，亦诚然矣。北曲起，而诗余渐不逮前。其在于今，则益泯泯也。盖士大夫既不素娴弦索，又不概诸腔谱，谩焉随人后，而追次涂抹，浅易生硬，读之不可解，笔之冗于简册，不知邈视。古法犹有毫末存焉？否也。无怪乎其词湮，而书之存者稀也。朗陵陈晦伯博雅操词，好古兴叹，乃取平生搜罗，合于《花间》《草堂》一集，为十二卷，曰《花草粹编》。使夫好古之士得其书而学焉，则庶乎窥昔人之邇域，拾遗佚于千百，而为雅遂之一助也。万历丁亥三月二十一日顺阳李蓑撰。

目 录

前言	(1)
《花草粹编》校订序	(1)
《花草粹编》叙	陈耀文(1)
《花草粹编》叙	李蓑(2)

花草粹编卷之一 小令

苍梧谣	(1)
张孝祥	(1)
一 饯刘恭父(归)	(1)
二(归)	(1)
三(归)	(1)
十六字令	(1)
周玉晨	(1)
窗月(眼)	(1)
闲中好	(2)
郑符	(2)
闲中好	(2)
段成式	(2)
闲中好	(2)
张善继	(2)
闲中好	(2)
醉公子	(2)

无名氏	(2)
昨夜春园饮	(2)
一片子	(2)
无名氏	(2)
柳色青山映	(2)
望夫歌	(3)
刘采春	(3)
一(不喜秦淮水)	(3)
二(借问东园柳)	(3)
三(莫作商人妇)	(3)
四(那年离别日)	(3)
五(昨日胜今日)	(3)
六(昨夜北风寒)	(3)
明月斜	(4)
吕岩	(4)
景德寺僧房(明月斜)	(4)
南歌子	(4)
裴 诚	(4)
一(不是厨中串)	(4)
二(不信长相忆)	(4)
三(簪蜡为红烛)	(4)
醉妆词	(4)
蜀王衍	(4)
者边走	(4)
南歌子	(5)
温庭筠	(5)
一(鬓堕低梳髻)	(5)
二(转眄如波眼)	(5)
三(懒拂鸳鸯枕)	(5)

张泌	(5)
一(柳色遮楼暗)	(5)
二(岸柳拖烟绿)	(6)
荷叶杯	(6)
温庭筠	(6)
一(镜水夜来秋月)	(6)
二(楚女欲归南浦)	(6)
顾夔	(6)
一(春尽小庭花落)	(6)
二(记得那时相见)	(6)
三(夜久歌声怨咽)	(7)
四(金鸭香浓鸳被)	(7)
五(一去又乖期信)	(7)
甘露歌	(7)
王安石	(7)
一 集句	(7)
二(尽日含毫难比兴)	(7)
三(天寒日暮山谷里)	(7)
北邙月	(8)
妙香	(8)
劝君酒	(8)
三台令	(8)
王建	(8)
一(池北池南草绿)	(8)
二(鱼藻池边射鸭)	(8)
开元乐	(8)
沈括	(8)
一(鹄鹄楼头日暖)	(8)
二(按舞骊山影里)	(9)

三(楼上正临窗外)·····	(9)
四(殿后春旗簇杖)·····	(9)
晴偏好 ·····	(9)
李霜涯·····	(9)
平湖千顷生芳草·····	(9)
摘得新 ·····	(10)
皇甫松·····	(10)
一(酌一卮)·····	(10)
二(摘得新)·····	(10)
双雁儿 ·····	(10)
杨无咎·····	(10)
一(穷阴急景暗推迁)·····	(10)
二(劝君今夕不须眠)·····	(10)
三(休惊明月岁华新)·····	(11)
十爱词 ·····	(11)
郑子聃·····	(11)
我爱沂阳好·····	(11)
春晓曲 ·····	(11)
朱敦儒·····	(11)
西楼落月鸡声急·····	(11)
西楼月 ·····	(11)
张元干·····	(11)
瑶轩倚槛春风度·····	(11)
捣练子 ·····	(12)
李煜·····	(12)
闻砧(深院静)·····	(12)
春恨(云鬓乱)·····	(12)
秦观 ·····	(12)
心耿耿·····	(12)